

清詩話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爇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

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眞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眞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

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

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已

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

止所不得不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

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

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

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方員作

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

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鱣鯨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踈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脩齊治化字。沖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畧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芣苢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禋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已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茗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鴉鵲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一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後人。闡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瀟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維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

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

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頌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卽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祭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爲過。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督懷之中。令人得其惻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

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已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

有詩說
離騷說

另出此錄其大
旨二十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廻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踈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

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懃懃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盧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叙。鋪叙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僞。靡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欸欸。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

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悵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兒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礫季孟于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

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

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

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

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寒迴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

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

陳子昂

曲江。

張九齡

起衰中立。此爲勝

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甯高氏別爲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叙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楷式。○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廻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潑。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爲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法。

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頤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求整飭也。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爲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頽禿。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礪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統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

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裹針，軟中自有力量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諸公，皆

以韓爲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

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獼羆生。貌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歛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窓織云。當窓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卽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稅之誚。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

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奐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

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
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
中變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脉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
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
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
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
陽城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盡。艱危
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
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周處士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
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塌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
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模楷。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知

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名雋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爲尤難。貴屬對穩。貴遣

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脉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蓋宇宙。鏗憂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吮嚙。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義山近體。變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攄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鷲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晚唐人詩。鸞鷲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一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尙。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

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于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絲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卽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

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窗，情非不摯，成蹙蹶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說詩碎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

以義山爲崑體者非是

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

之盡醜科白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淳澹之趣無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劔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

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已。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

妻蕭東夫

德藻

范致能

大成

陸務觀

游也

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

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於澁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嚼其齏者。然神理未泯。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緝。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劉潛

夫方巨山之流。變爲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爲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爲哉。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叉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爲護貓頭笋。因編麂眼籬。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峯湧帝青。遠近笋爭滕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脚跟頭上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

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日展禽風之類

曲臺里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琴。宜識者之不

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春水渡荊渡。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

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瀾。清鏘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駝我畫圖間。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大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苛論哉。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槩。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爲最。他如吳淵穎之

兀冪。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艷。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詆訛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鐵門諸子中。玉笥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

填詞等之自郤已。

元季都尚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

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蹊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

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為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

道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

十子中。初非通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袁景文題蘇李泣

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間。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雁

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

之東力挽頽瀾。李陽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廻翔馳驟。同是憲章少

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拈據。謂其摹擬剽賊。

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嶽嶽。自能獨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寒鷄夢早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廻。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脩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用脩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蕙稍

後有高子業

叔嗣

並以冲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

察希章

柳之風。四皇甫

冲澤訪濂

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滓。而氛垢已離。正嘉之際

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掇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談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廻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曆以來。高景逸龍攀歸季思慕子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遜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

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廋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詆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矜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臚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面。錦葛同裘。嫌不稱也。若本叙述近事。卽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据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着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
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
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
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
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
○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
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
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
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
成堆張承吉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

尖又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纒纒。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搆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五言如王摩詰。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袿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入別韻者。然必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豪韻詩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沉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

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爲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爲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趣韻。宜血脉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釋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爲之。然而大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

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儉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兩別風。貽譏踳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已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

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夏殷監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綉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並列邪。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

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芮挺章云。道苟可

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爲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頷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 cities。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

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章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爲善本。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墻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一書。嫁名元遺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爲始基。汨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

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爲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爲雲爲龍。願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己。揜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訛。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詞讓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詩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

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聲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而蘇蕙稱寶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爲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鮒篇。鮒同鰕。水族之細者。從且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鮒。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鮒。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可證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叙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了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獨未知其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

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劬勩。註謂急遽意。勩讀同穰。韓昌黎文新師不牢。劬勩將通。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劬勩。白樂天詩委命不劬勩。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瀏漓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瀏漓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篡。改篡爲慕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漫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无
漫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
衆皴句。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爲漫。不知起於何時。焉烏成馬。習
焉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雞爛漫睡。俱從火傍。然是後代鑄本所訛。
不可引以爲據。

以上偶舉大概以數闕何
能遽盡細心求之耳謂自出